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五經蠡測卷四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二百六十五 經部

五經蠡測卷四

明 蔣悌生 撰

毛詩

大雅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周家王業之隆皆由功臣善謀宣力之所致世臣與

國同休或世官或世禄其聲名烜赫照耀當世夫豈偶然皆由其盡心致勤是以有傳世之顯乃若天下之事必資賢才以共治至於賢才之生而衆多宜其得多助之效王國之多士又莫非盡心謀慮之人使周家之業鞏固而不摇而文王亦賴以為安者皆多士深謀遠慮之所致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

此章言王業之興而修為有其機又推前代之廢而保守極其難夫王業之難成而天命之不易保也信矣周之受命始於文王凡爾後王當思文王所以受命者在於修德而所謂修德者蓋無一時一事之不合乎理而其所以求多福之機又在己而不在人也昔殷先王未失衆之時亦無一事之不循乎理足以當上天之明命及後王之失德然後天命去之矣今周之後王可不以殷為監而思天命之不易保乎王業之興廢由乎天命

之去就天命之去就由乎修德之得失修德以求福在己而不在人則修為之機似乎易殷商以天子之大而忽焉喪其國則保守之功誠為難德也命也上帝也駿命也一理也自其得於己者而言故謂之德自其禀於天者而言故謂之命由主宰而言則謂之上帝由眷顧而言則謂之駿命多福者修德之應駿命者上帝所施配命之命專以理言駿命則兼理氣而言也人君惟能修德而事事合理則可以得天心受多福而保駿命矣

王業廢興之由天人感應之機反覆詳切如此非周

公孰能言之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

不挾四方

此章論天人感應之機既本其高遠而莫測者以明

其可畏之理又即其至近而易見者以驗其可畏之

實其曰明明曰赫赫曰難忱不易固甚可畏矣然皆

言其理初無形聲之可見聞也至於殷紂為殷王之

適嗣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素有也今乃以不知畏天怨焉而失其位此則天下之人所共見聞者豈不深可畏邪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此章言聖人以至德而得夫天又有常德而得夫人小心翼翼敬也至德也事上帝懷多福得乎天也不回者德之恒久而不變者也受方國者得夫人也翼

翼者不回之本不回者翼翼之施體之存於中者為無息所以致事天之誠用之及於外者為無間所以萃人心之歸懷多福者統言其綱受方國者指言其實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此章言天之眷於聖人不惟篤厚於其身至於配偶之擇亦屑屑焉而造就之也下章言纘女維莘長子維行意同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此章言聖人弔伐之師不惟觀其兵勢之不可敵尤深知夫天命之不敢違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此章言地利美而叶大同之占故國計定而興土功之役也契傅以為燃火灼龜而引儀禮楚焞為証但詩中凡言龜卜下文必見卜吉之義如爾卜

爾筮體无咎言上句言卜下句言吉卜云其吉亦然考卜維王卜也維龜正之亦叶吉之義如不吉之類亦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未有但言灼龜而卜不言兆之吉凶者恐契字訓為合乃見叶吉之義於文義差順否則契訓為灼龜曰止曰時當為龜兆之繇辭曰止於是為吉故築室于茲也文意亦備矣○緜緜瓜瓞比也以一句比一篇之義當別為一體其實賦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此章言君人建國之初必先正經界以立其大綱然後及庶事以盡條目也不惟於民事之大者知所先

而於其細者亦無所遺蓋還國甫定凡事未備既有以定民之居即所以制民之產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兊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此章言人君自强之道不於外患是恤而於內治是勤則政修而難息矣太王之遷于岐避狄人之難也而邠人以仁人稱之從之如歸市自國勢而觀可謂削弱之甚宜其聲譽之頓減也自人心而言還可以

得聲譽之隆是何也葢當是時使太王切切焉以狄人之怒為已怒而不遑於自治吾見其竄懼畏縮政日頽靡而稱譽頓消安能使聲聞常存而不墜哉惟其能不以狄人之慍怒為輕重而惟視吾之政聲不廢而加勉是以政日修治地益墾闢昔之見侵於我者今則竄伏而潛消非其能自强於政治何以得此

○夫人君之能於政治者不惟處之有其道而為之亦有漸也葢當患難之時苟志慮迫切不知循序而

欲速之心勝故所為煩擾顛倒錯亂不惟無以自勉而遂至於徼滅者有之而太王之賢則不然狄人之忿怒不能必其遽無姑聽其自然而不足為蕲但觀吾之所以修於内而播於外者為何如於是整其疆場輯其民人静以居之寛以待之其積累之久則邠人之譽我者不替而益揚狄人之難我者潛消而遠適有不覺其倏然而得此者亦以其善處而有持循之序故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聖化深服夫遠人之心由聖朝多得夫近臣之助夫聖人德化之妙本不可以形容也故即其所見者而歸美于輔弼之臣耳虞芮質成而諸侯来歸者四十餘國可謂振起天下之人心而竦動四方之觀聽所謂文王蹶厥生者此也然聖人綏来動和之妙實未易以言語形容也觀文王之身則居中端拱而無為

論文王之心則舍己從人而不自用則其所以致此者誠不可知其所以然之故也故詩人以其所可見之迹發為自己臆度之辭其辭繁而不殺者葢曰以予觀之其以有率下親上之臣而然歟抑以有相導前後之臣所致歟又或以有喻德宣譽及武臣折衝之臣而得此歟葢雖欲賛言而不可以名言雖難於言而又不容已於言故多為疑辭而不為决辭一以賛文王得人之盛一以見文王德化之妙實未易以

淺近可見者而擬諸形容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物生之盛資用而不窮聖德之盛同歸而無間棫樸
之盛叢生之多不惟薪之而又槱之薪之者可供一
時炊爨之用槱之則儲積之多可以繼續而不絶亦
猶善政之利用厚生不惟可以養民於一時而富足
之餘實可儲積於後日今觀文王德容之盛美而且
多不可以一德名言但見左之而無所不宜而左之

人皆歸附之右之而無所不有而右之人皆趨向之益德盛而人歸無方向之限量○上二句言善政之資於民用者為無窮下二句言聖德之繫夫人心者為無間

古人作詩皆不苟詩中凡興體取義者多不取義者少況正大雅諸篇內多周公所作棫樸旱麓二詩皆咏文王之德柞棫乃草木中之至賤者天下多貴重之物不以取義乃泛言至賤之物以歌咏聖德被之絃歌奏之朝廷周公何草草若是其中必有大取義者存焉觀經傳所言文王之德曰畀服曰小心曰徽柔懿恭曰視民如傷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想見其為人絕無一毫尊貴自居之心而惟以民之未安為念惟其若是故人之歸向無有限量亦猶柞棫至賤至多故人得薪之樵之亦無

限量也○濟濟容貌之美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此章言君臣德禮之盛即祭祀之時可見也夫德之著於外固無時而不然而祭祀所以萃人心之地尤足以見其誠敬之至濟濟哉之辟王而左右之臣奉璋以助其祭其君臣之德著於行禮之時已可見矣及觀其奉璋之容儀峩峩然而壯盛而皆稱其髦士之所宜則於禮之中又足以昭君臣之德濟濟之辟

王動於上髦俊之左右承於下有是德斯有是禮而又知其德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此章言聖德為人所歸不惟觀其上下承藉之勢尤觀其衆志和一之心也舟行於水彼此相須有不可相無之勢民歸於德君行師從有不能相離之理觀烝徒之楫涇舟而上下承藉之勢可見觀六師之及王邁而君民一體之情可知君猶舟也民猶水也行舟之人羣臣之象也舟

無水不能行猶君無民不可為國舟既有水若無持楫之人則不能用猶有君有民而無賢臣亦不能承君而治民也舟行於涇水之上而烝徒楫之猶人君居兆民之上而賢才衆多然後令行事治也此所謂上下承藉之勢也文王之德入人者深文王視民如子民之視文王如手足之衛元首一有所往則六師追而及之不令而從不待戒而自喻也上二句喻君臣相合上下相承其勢聯比而不違下二句言首尾相應支體相隨其心固結而不離舟之與水猶是二物相須若首尾支體則合而為一動必相隨而不可離矣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天道高明而象著聖人悠久而化成同一有常之德

而已雲漢之為章于天亘萬古而不變聖人之作成天下徹終始而彌勤茍非德之有常持久而無失則其存諸中而著於外者將有時而或息又安能使象著於上而化成於下哉天道以至誠無息運於上而星象昭著粲然而成章聖人以悠久不息之德作成天下而人文宣朗煥乎於當世聖人之道由天然觀其天文則見人文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周天列宿經緯參錯下民仰而望之何其文也文王之世賢才

衆多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郁郁乎下民仰而觀之何其盛也且作成人材聖人俄頃之化已能如此況文王以百年之壽積累之久其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薫陶德性變化氣質其變化鼓舞之功效又何可量乎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此章言聖人治化之盛天下人材風俗文質彬彬無過不及盡善盡美難以形容故借追琢金玉言文質之致美極其功以喻聖人政理之勤極其至夫天下

之物文之美未有過於雕琢者也質之美未有過於金玉者也治天下之道亦未有過於聖人者也令於文之美則使之如雕琢之精質之美則使之如金玉之純則文質之美至是蔑以加矣文王以勉勉不已之德勤於政治而所以維持天下之心大綱小紀秩然煥然則治化之盛又孰有過於此者乎金玉追琢由勉勉之德而盡美四方綱紀由追琢金玉而後成論聖世之隆治非悠久不息之化其何以致之○夫

文質不可以相無而亦不可以偏勝人才作興於文王之世有德有造彬彬濟濟其文質固可美也而文王以純亦不已之誠運悠久不息之化裁其過引其不及所以綱紀四方之治而納斯民於大中至正之域亦無不盡其心焉蓋磨礱淬礪以致其極精薰陶鍛鍊以變其素質必使英華發外煥乎其有章和順積中純粹而不雜禮樂制度粲然而有交際之儀中正誠實渾然不見一善之迹夫如是則追琢金玉美

其文質者至矣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者至矣葢文質致美正所以成天下之治而勉勉綱紀實不外夫追琢金玉之功也追琢金玉是興勉勉其章其相是興四方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禄豈弟

土之厚者物自盛德之厚者福自隆旱山之麓土氣之所積者厚而榛楛之生無事培養而自然茂盛文王以樂易之德積於中者厚故福禄来集不待用力而自然攸同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

此章言非常之器必薦非常之味每以類而相從故非常之德必得非常之福亦以類而相從也夫物之可寶者莫如玉而琢玉以為圭瓚又寶器之中最貴重者固非常用之器矣味之美者莫如酒而釀秬黍鬱鬯以為黄流之酒又酒味之中最貴重者亦非常薦之味也以瑟然之玉瓚而黄流乃注於其中是非常之器與味以類而相從也文王以徽柔懿恭之德

發而為雍容和厚之容其樂易氣象固非常人可得而比也禄位名壽之並得康寧好德之咸齊亦豈常人之可及哉以豈弟之聖德而福禄同降其躬豈非非常之德與福亦以類而相從者與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物各得其所止而遂與人同歸於聖化而成材一自然之機而已天地以自然之運發育萬物而天下之物飛潛動植洪纖高下莫不自生自育各遂其性而

無所用力聖人以自然之德化成天下而天下之人道德材藝大小隱顯莫不感發興起各成其器而莫知其由人見鳶飛魚躍于天淵各止其所止之地以自遂其生而不知所以然者一氣化之運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自然之機有以發之也人見人材作興於文王之世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一豈弟之流行感發興起振作鼓舞而自然之化有以動之也鳶飛魚躍于天淵而天地之氣化以

著人材作興於聖世而文王之德化以成噫聖人之化其亦猶天地之化也與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此章言文王之祀事物具而周于禮故致祭宜厚其福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物之多者民所資德之厚者天所祐夫惟物生衆多然後可以資民之用聖德和厚然後可以受天之福

夫茍生之有限而取之易窮將見民用之不足德或不備而局於一偏亦何以得眷顧之隆哉柞棫之叢生不可以千億計而文王仁厚之施亦不可以數計也薪燎之不時而柞棫之生繼續而不絶民情之多欲而豈弟之澤溥博而不窮下而養民一豈弟之發用上而事神一豈弟之所存得夫民所以得夫神也觀民之所資足用而無闕則神之所念亦眷顧而不忘矣○詩人於前篇曾以雲漢天章興周王之壽考

矣上章又以玉瓚黄流興文王之豈弟矣天象之高明金玉之貴重遠觀近察取以咏文王之德固宜也柞棫之為物至微至賤乃託興而取義何哉是或一道也柞棫之為物至微至賤初無高大軒舉之勢不待培養而有叢生蒙密之多人得而取之無有禁限時時而薪之無時或窮借使松栢樟楠之高大民欲薪之固不可得苟得伐而薪之則今日之斧斤而明日牛山之濯濯矣又安能繼續而資民用哉文王以

侃侃平易之德自然而然無事勉强不以崇高富貴自處而以謙抑卑下為心人得而親無有限隔人人而濟之曷嘗有遺苟使人君之尊而以九重之勢自居則在下之人仰之懸絶而小民鰥寡何以蒙恵鮮不侮之澤哉詩人之旨微哉○民者神之依神者民所萃文王以一身而繫人神之寄事有兼繫而理不可以差殊觀也然民事則日用常行有實而可即鬼神無形聲見聞其迹為難知求其事神而受福亦惟

驗諸民生之資用而可知民生厚而無不足則神之慰勞亦眷顧而不忘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此章言聖德之繫夫人心者固結而不摇當觀聖德之得夫天心者恒久而不變夫其所以繫夫人心者固所以為得天心之本而其以德受福而不變者即其繫人心而固結者有以致之也葛藟之蔓生柔弱不能自立而木之枝榦本固而不可摇葛藟惟附于

枝榦之上然後有所依倚而無摧折之患庶民以林林總總之衆散處于輦轂之下本不能以自立惟文王之德有以維繫之是以萬邦之廣兆民之衆亦皆倚賴文王為楨榦而無崩折之憂人見文王以豈弟之一德而禄位名壽之俱全始終不渝表裏如一而不知文王所以繫人心者如此其固故其得天心而受福者如此其厚也葛藟附于條枚而後成不可揺之勢庶民倚于文王而後建不可拔之基則其所謂

求福不回者亦不待他求而皆得於此矣

棫樸旱麓二章

凡詩風者歌咏情思雅者鋪陳政體故風多興雅多賦正大雅十八篇皆賦體惟棫樸旱麓二篇屬興文王之什十篇皆咏文王之德他篇尚有兼言惟此二詩專咏文王之德篇中每章四句四句之内下二句言文王上二句託言他物此詩皆周公所作其間辭意義理精緻微妙必有大取義者非若國風泛泛託物興辭之類可比也但以上句言他物下二句出文王故六義之體屬興其實則比也○二詩託興如舟楫如雲漢如金玉如玉瓚如鳶魚或天象或重寶或用器或天機以此物起興咏文王其取義更易曉若兩言柞棫棫樸一言榛楛一言葛藟皆微賤之物必非泛言故愚于每章説于前誠不可泛泛讀過恐將

古人作詩之初意湮晦不明也○棫樸專言文王為衆心所歸主于人而言旱麓專言文王為福禄所歸主于神而言惟其合于人是以得乎神二詩之體相類意亦相似○棫樸凡五章内四章興一章賦旱麓凡六章内五章興一章賦皆言祭祀之事葢古人重祭祀主于人而言者祭祀所以萃人心之地於此尤可見人心之歸主于神而言者祭祀所以交神明之地於此尤可見福禄之歸言祀事必皆典重語固難託興○二詩中每章皆異義獨兩言遐不作人而託興又不同何也一則以天道之高明悠久者語文王而言其所以作人者有必然之理而不可易一則以天機之發見昭著者語文王而言其所以作人者有自然之妙而不可測其所以稱賛文王德化之盛至矣盡矣至是亦蔑以加矣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

則百斯男

此詩推聖德之由開於前而裕於後内助之賢世濟其美其所成就者深遠有非人之所能及也夫妻道無成雖無專美之義而正始之道實為風化之原由太姜而及太任由太任而及太姒而又得邑姜所以紹前美而昌厥後者自生民以来帝王之興世有賢助未有若周家之盛者也

恵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

德足以協于神行足以正夫人非聖君其孰能之宗公自后稷以下至于組紺皆是不言太王王季者舉遠以見近朱子引孔子孟子張子之言釋于下至矣備矣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德施於人神之交可見之地而各極其美德存於獨處之地不可見之時而常有其誠在宮在廟交人神之地人所共見之時也雝雝肅肅德之各盡其美也不顯無射獨處之地人所不見之時也亦臨亦保誠之有其常也

德之著乎外者隨其地誠之存於中者純乎天○德形於接物之時盡和敬之道德存於無為之頃有純一之誠聖人於内外動靜之間始終一於敬而已在宫在廟應事接物之時省察之地無少差謬不顯無射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時存養之功無適不然聖人之德如此學者之功亦如此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聖人之德不因外患而少損不資外助而加益其性與天合故德全而無疵也夫聖人之德猶天然豈

因人而有所損益哉聖人之德如天之大如日月之明人雖欲毀之其何傷于天與日月乎德無玷缺何損其光大無疵翳何損其光明德無不具體無不全生知安行無有勉强故雖無所前聞而亦不違於法即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人惟有過失故資諫正之力聖人行無過失故不待諫正而自入於道所謂無罅隙之可議者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人材皆生於聖人之世亦皆成於聖人之化夫天下固未嘗一日無材也而生於斯世皆有美質而無不可用之才則非聖人之世薰陶之功固不可以得多

士之盛如此也然或無聖人之化有以振作成就之則亦局於一器之小成而無以進為成德之君子矣又安能播名譽於後日哉今夫成周之世大而成人則有德幼而小子則有造無不可需當世之用而文王之德亹亹勉勉無有厭斁又有以振作而興起之是以成人小子不但為有德有造之器而磨礱追琢皆能成俊髦拔類之全才不惟信善之美質可稱於一時而光輝發越誠足揚名於後世噫文王以純亦

不已之誠薰陶漸漬而有德有造思皇多士克生於
其前文王運悠久不息之化振作興起而俊髦成德
濟濟多士垂譽於厥後其作成人材之功薫陶鼓舞
之妙又可量乎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
此章言天之生民惟求民之安有能安民者始立之

為君而付以安民之任也其始未得其人則徧求而擇審之雖大國茍失其道即棄之而不顧雖小國無其人亦去之而不取既得其人如太王之仁為人所歸誠足以當安民之任於是開拓其基址增益其規模而立之為君及天命既定則不可改移矣以明天心惓惓於求民之安屑屑焉為民而擇君其事甚明而可畏太王之遷岐以興王業皆天所為而非人所及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此章言太王遷岐之日由墾闢而及樹藝既盡夫人事之宜外患息而內助賢宜得夫天眷之厚葢惟人事修於下是以天命眷於上至於邦域浸以修治而又得賢配以為之助則亦莫非天心眷顧有以默相而使之然也 作屏菑翳啓辟檉椐墾辟之功也修平灌栵攘剔檿柘則又存心于樹藝而有

利用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四句

遷國之謀出於天而外患息内助之賢由於天而國祚隆皆非偶然也夫人君能自强於政治固足以為服遠人之本而内助之得人尤足以為正始之基葢君德之既賢而内助之未稱吾恐近而儀則尚無從而取法而懷柔之遠焉能保其久而無患哉帝遷明德於居岐之初而寇攘之患頓息於邊境之外天立

賢妃於治岐之日而不拔之基永建於宗周之中明德之遷出於帝而厥配之立由於天天之眉眉於造周也如此而豈人力之所致哉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兊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

此章言天眷篤於有常而聖賢之生適際其逢賢君善於處變而繼述之善益大其業夫天命本無常也

而其所以有常者眷於有德故也此承上二章而言乃眷西顧帝遷明德之後今省其山見其木拔道通信乎其有明德故生聖子神孫以當其業此天眷之益篤也夫太王欲廢長而立幼太伯以兄而避弟可謂人倫之變矣維王季能繼其父兄之志述其先世之事是以益厚其福再傳而遂有天下也天生聖子神孫而肇其興王之意於前聖人盡人倫之變而成其王業於後天人交感之機王業積累之勤夫豈易

言哉緜詩言柞棫拔矣行道兊矣皇矣言柞棫斯拔松柏斯兊令動闕乃賤木也只可薪燎別一闕麓言民燎想太王開闕山闕棫則拔起芟除之遇松柏則闕平闕行道兊矣與松栢斯兊同義謂小闕起通道於松栢之間拔字如作屏啓闕柞棫如菑翳檉椐之類朱傳於緜詩拔字訓作挺拔而工不拳曲蒙密也恐不必如此說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君德本於天而無疵故修已而多兼人之能聖德純於天而無間故受福而有傳世之遠人之所行惟不合於理故其心有悔聖人無私欲而合天理何從有悔易曰不遠復无祇悔顏子不貳過之謂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至克順克比

德禀於天而義以制事蓋自無間於人言德修於已而理以勝私故能兼總乎庶務王季之事正人倫之大變使其處之少有不合於宜將見人情未愜而喧騰之議起又安能使其德音清靜邪惟王季之心如

上帝所裁度其長短輕重皆協於中而無毫髪之闕

父子兄弟皆得其心之安外而闕

有窮闕之者由其本然之權度出於天故非間之

言不出於人也又能自明其明德而無物欲之蔽斯

可以為出治之本故見諸設施則於慮事用人之際

教令刑法之施綏来御衆之道莫不各當其理焉葢

其德音之清静者由乎中心之制事而六事之兼能

者由其已德之克明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聖人有天德而造道之極至故能正人之不正而成王業也葢聖人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繫其知覺已止於至善之地故其見諸行事初不溺於血氣之私而皆為天理之當然也畔援舍此而取彼也歆羡肆情以狥物也以迹而言文王居岐而興兵以伐密在周之京而取密作程邑甚有似於畔援歆羡也以心而言則帝謂無然者受天之

命而秉天德其伐密作邑乃因密人有罪可怒而怒之奉行天命而爲天吏初非有含此取彼肆情徇物之心也下章夏革聲色之義意同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王者之民大而無外故都邑雖有定制而聲教初無限量也王者居中而御四國夫豈有心於廣土衆民之計哉而聲教所及人心之歸自無彼此遠近之間

莫不囿於一德之域而豈有一民一地或出於聖人德化之外者哉此聖人之服人不尚威而尚德而人之服之亦非力服而心服也　文王安然處於周京初無闢土地之心也而伐密之師侵自阮疆所陟之岡皆曰我之陵阿我之泉池無有據其舊境敢陳兵飲水而拒我者文王曷嘗有意於此而亦豈期而然哉彼此之民自以周而相我而不外於文王耳及夫土地既廣人民既衆其勢不得不遷都以容之於是

乃度其鮮美之原遷都於岐之陽而作程邑焉其都邑之制亦不出乎渭水之側而聲教所至則雖萬邦之廣同一歸向而皆以文王為下民之主焉噫文王處於周京之中安然無為而共阮之地来歸自有不可遏之勢程邑作於岐陽之側本有疆境之限而萬邦歸向同有不自外之心非聖人之德何以致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天子之常制也文王為方伯安得以此法而視天下哉而遠人之歸自不外於文王之化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者王制之所同而遠近同歸無分人已者聖化之所獨我者周人自相我也親

文王之辭也湯東征南征而他國之民皆望其來曰徯我后親湯之辭也夏國之民未屬於湯而皆以湯為我后旣疆之地未屬文王而皆謂我陵我泉萬邦之國尚屬於紂而皆以文王為下民之王夏民之親湯猶殷民之親文王也雖然夏民歸湯而湯不得終辭殷民歸文王而文王率之以事紂此湯所以有慚德而周之德所以為至德也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聖人惟其稟天德而無我故能奉天討而正人夫聖

德淵微不尚誇大不繫已私而純乎天理故人有違理而得罪於天者則奉辭而致天之罰也夫興兵而伐國可謂聲色之暴著而有迹之見聞亦可謂張大而將有變革之事焉其實則因人之有罪而奉天命以伐之使同歸於帝則而已非有意於作為而造此聲色變革之事也內而正已則理禀於天無有作為而全其天德外而正人則令出於天奉行天討名為天吏聖人一動一靜莫非聽命於天豈有私意作為

於其間哉傳曰夏革未詳竊謂夏者大也四時之夏華夏之夏皆以大而得名革者變也除舊更新之義言文王不以張大變革之事為可長也傳所謂不暴著其形迹亦含此意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皆聖人無我之事也詢者問之詳也詢爾仇方問其罪之當討同爾兄弟率與國而協心仇方崇侯虎也兄弟遠近諸侯之歸周者也詢爾仇方同爾兄弟聲色之見聞於人甚矣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則於諸侯將有變革之事伐崇而作豐邑正除舊更新之事所謂革也上文帝謂之言不以聲色不長夏革下文所言卻是聲色夏革之事益自常人以迹而觀文王則若有其事自上帝以心而察文王則文王初無是心也禹治水八年於外乃曰行其所無事文王興師伐崇而曰不大聲色不長夏革益亦行其所無事而非用智自私也○此詩於文王伐密伐崇之事皆以帝謂發辭見文王所為即天之所為若後

世以常人之心而度文王則失之遠矣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王者之行師雖有先後緩急之序而遠人之歸德初無彼此遠近之異也其始緩攻將以致附而德來之也及其終不服然後肆兵攻之此先後緩急之序也然其始之緩而四方無侮終之急攻而四方無拂即其遠近之間也○始也雖曰緩攻而有執訊攸馘之事則於緩之中而行師之法未嘗全廢終也雖曰急攻然師之再至因壘而降實未

嘗有肆伐絶忽之事但示之以威苟不服則必殺而滅之之意耳是於急之中而仁愛之意未嘗不行乃緩急相須恩威並濟此王者之師也○案皇矣一詩八章首章言天徧觀四方求賢君而終歸於岐山二章言帝遷明德天立厥配三章言帝省其山帝作邦作對四章言帝度王季之心五章言帝謂文王無畔援歆羨以及伐密七章兩言帝謂文王以及伐崇以見周家王業自太王遷岐之初以至文王受命之日其間地勢漸闢人心浸歸存心處事之方撫衆臨民之道近而父子兄弟夫婦之間遠而邦國戎兵之變無一非天所命而非人之所為也

經始靈臺一章

此章言聖人之使民蓋有不令而自從撫之而益親

者矣文王之作靈臺也方其經度之初而民之聞之已自相率其役趨者衆而用力齊乃至不終日而成功可謂不令而從矣而文王之心恐傷民力復撫而諭之曰築臺固所當役也然令玆經度之始漸次而成可也何至急遽如是無乃傷民力乎民聞其言而來益衆治之益勤如子趨父事而不可遏也夫下供上役則作止有程而勞息有節子趨父事則不遺餘力而遂忘其勞噫臺有常制而得靈異之名君有常

尊而施父子之愛文王德澤之在人心葢已久積於未作靈臺之前而庶民之趨事勸功特形於經始靈臺之日文王視民如傷之仁又發於經始勿亟之辭而庶民親戴父母之心尤有出於通力竭作之外豈惟庶民以文王之心為心而文王實能以庶民之心為心也太王遷岐之初築室之際百堵皆興鼛鼓弗勝文王經始靈臺之時庶民子来周家之得民心其從来遠矣

王在靈囿一章

聖人及物之仁隨處充滿而民樂其樂也文王在靈囿靈沼而禽鳥魚鱉之各得其所也如此禽魚自知其樂而不知其所以樂皆出於文王之仁文王有囿沼禽魚之樂初無涉於民而民述其所有以樂其樂一和氣之流行而文王愛物之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而豈徒曰臺池鳥獸之樂云乎哉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

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王者承世德之盛既居中而對在天之神王者盡繼述之道惟順理而服天下之心周家聖聖相承所以受命而造周者亦惟合於天而信於民耳後王所以纘其緒而對其神者亦豈有出於天理民彝之外哉葢三后在天之神昭著而不已者同此一理而後王之配于京而成其信者同此一天但上天之神固不可得而測度而人心之理固可得而推求惟長合於

理而信孚於民斯可以對其神而無愧於前人矣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
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此二章言王者以孝治而天下化斯繼述之道著矣
夫孝者根於人心之所同然者也武王躬行於上而
心純乎孝以是道而化天下亦惟因人心之所同然
者而振作興起之故能為法於天下而民信之亦莫
不興起於孝而親戴於其君繼述之善又孰有明著

於此者乎

昭兹来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来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此二章言武王善繼述故禄不窮人心歸故得多助

案此詩六章每章皆承上起下之辭然大意實作三段一章二章言武王盡繼述之道三章四章言武王以孝道化天下五章六章言武王為天人之歸五章所謂昭兹来許繩其祖武只是言武王雖已往而其德猶顯著於来世蓋由武王能繼其祖之迹耳若如朱傳作来世能繼其迹則昭兹作一句来許聯下文作一句恐文意不順亦與前後章文意不協

文王之什凡十篇 鄭譜謂以上為文武時詩以後為成王周公時詩朱傳言其誤今詳其意

鄭譜只欠一言字亦可略也

行葦首章愛物盡其仁而使遂其性親親篤其義而得遂其情其理初不殊也葦雖易生之物而生於道路經行之地固難以遂其生必也人加愛護勿使牛羊踐履之然後得遂其性方苞方體漸至暢茂而其葉泥泥然矣兄弟雖骨肉至親然一體之分漸長則漸疎必也人篤其義當相告諭勿至疎遠然後得以

肆筵授席以遂其懽洽之情此詩首章概言人當篤於親親之義然後得以全其歡會之恩二章言既燕則有侍御之多品物之盛禮行而樂作三章言因射而飲而歸重於教卒章言養老之厚意於祝頌之中又有期望之意所謂以引以翼望其引導輔翼歸於善道亦非苟為燕樂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詩之祝頌多矣小雅天保大雅既醉二詩專為臣祝其君受福之詩篇中吉祥可願之事不一而足天保篇終以民之質實無偽為君之福此詩卒章以釐爾女士為君之福最為善頌而非溢美也詩人葢有見

夫太王至岐之初爰及姜女以胥宇而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著於皇矣之篇繼而王季克明其德又得太任為賢配而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形於大明之雅又繼而文王之聖又得太姒為配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既居於正風之首又繼而武王之聖邑姜治內而亂臣十人有婦人焉紀於魯論之篇葢自上世帝王代有聖子神孫閨門之內又有淑女淑媛以為妃匹未有若成周之盛者也

干禄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此承上章言祝其君受福不惟申重於其身而又及其子孫願其子孫之多且賢也千億數之多也穆穆以下言其賢也多而不賢或失道而墜緒賢而不多或寡助而孙立多而又賢則所謂百福不足言矣

篤公劉

首章言公劉惟厚於民事故必待兵食既足而後為遷都之計也　二章言公劉既能相土以居而順夫民又能親勞于役而忘其勢　三章言公劉於相土之時慮無不周故定都之日願

無不足夫人之作事惟創始之時謀審而慮熟故功成之日莫不副其所欲而無一毫悔咎也公劉之始至自下而觀則逝百泉而瞻溥原自上而觀則陟南岡而覯于京其深謀遠慮可謂審而不苟故定都之後所需非一有居而處者有廬而旅者有言其所言者有語其所語者皆足以取給而稱其所謀始也不憚其勞而致其深思遠慮之計終也享其成功而又以慰其上下賓主之心非公劉之厚於民何以能此

四章言公劉落成以燕其臣不惟禮意足以娛其身而法制又有以繫其心也五章言公劉能因天地自然之利以定居邑又詳於兵食一定之制以廣其業也○三單單字朱傳未詳恐只是三軍字之誤古者大國三軍六章言公劉於還都之始惟能備器用以立其基故定都之後斯能致富庶以廣其業所謂總叙其始終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此詩言水之無源者尚可以資民之用則德之有本者寧不可致民之安上一截說得最輕下一截說得極重彼之最輕尚可取以為用則在我之最重者當必有所深賴也夫行潦之水朝滿夕除乃無源之水本無用之物今而取彼而注諸此猶可以餴饎與濯器之用況成王以豈弟之德乃其本性之所固有而膺天子之命安可不為民父母為民所歸而使民安息乎此詩人之意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靈物之瑞世必擇所止以棲其身賢才之用世亦必擇所從以盡其心益王者之瑞固不時出而明良相逢亦不苟合也鳳鳥非泰和不出今集于所止而泰和雍熙之得其時也賢才非明君弗致今媚于天子則以成王在上車馬衆多以盡其禮以引以翼以行其道夫然後可以委質而盡其忠愛之心也既曰惟君子使又曰媚于天子益引君當道以行已之志非媚悅取容之謂也○集傳云媚順愛也順者順天理也乃所以愛其君非順君之令也

卷阿説

王者當隆治之時而適游觀之樂故大臣形於咏歌而寓陳戒之意夫人之情孰不知恐懼修省於草創多事之時而常怠惰放肆於治安無事之日成王承文武周公重熙累洽之餘而享盛大無窮之業撫四海之無虞覽宇宙之清泰有卷者阿逶迤坦蕩地之勝也飄風自南時方長養氣之和也於斯時也羆臣碩輔濟濟蹌蹌相導前後来游来歌吟咏情性以暢

其和樂之情梧桐生於朝陽而鳳鳥適来鳴于高岡之上以昭靈瑞之應隆古之治未有加於此時而人情之樂亦未有過於此者也召康公益有見乎此正人心盈滿之日而怠心易萌之機也此其所以不已於言繼王之歌以寓其陳戒之意也歟其意以為王之来游来歌於卷阿之上伴奂乎王之来游也優游乎王之休息也使爾遂其性命之正似上世祖宗善始而善終信乎其可樂也爾土宇版圖奄有四海可

謂甚厚矣使爾得遂其性常為百神之主又信乎其可樂也爾之受命且綿延而不絶矣爾之福禄又安固而不揺矣使爾得遂其性而其福純一而不貳悠久而無窮又豈非其可樂者歟凡若此者皆人君之所大願欲而不能以自致者今王皆撫而有之其樂當何如哉所謂廣王心而歆動者此也然其所以致此者亦有由焉固不易得也亦非苟得也亦不可恃此以為可以常得而不加修省於吾心也葢惟有馮

翼之才以分我任之寄有孝德之臣而託輔弼之重夫然後四方以我為則也惟其能修巳之德仰之則顒顒卬卬而尊嚴即之則如珪如璋之純潔聞望著於外而無有不善故四方以為我綱也一則資於人一則責諸巳固皆人之所可勉者至於鳳鳥之來則王者之瑞有非人力之所及者又不可以不思也夫鳳皇之飛必擇所止而藹藹吉士必忠愛於其君鳳皇之飛上至于天而藹藹吉人必仁愛於民其理非

二致也梧桐生于朝陽有菶菶萋萋之盛而後鳳皇來鳴于高岡有雝雝喈喈之和王朝有車馬禮物之多然後可以待多士而使之盡忠以事君而愛民其理亦相類也自五章至卒章則所謂致福禄之由也成王觀鳳皇之鳴于梧桐則當備車馬之禮以待賢士思在己有福禄之盛則當思賢才以當引翼之任必使在廷常有馮翼孝德之臣在己常修顒卬圭璋之德車馬之禮常有闕君臣之和協常如梧鳳之萋

雖夫然後得以伴奐優游以長保其版章之厚福禄之康也苟為不然則滿足之氣盈怠惰之志長治日退而亂日進矣雖有福禄之盛其可以常得乎此則詩人陳戒之意也周家自后稷公劉以農事開國傳至太王王季文武周公累聖相承以及成王制禮作樂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頌聲作而靈物至泰和之盛至此極矣治亂相尋氣數之常故卷阿居正大雅之終民勞繫於其後而雅變矣匪風下泉居變風之終亂已極矣故繫之以豳勤儉質實治之所由興也卷阿之後繫以民勞民勞於下亂之所由生也聖人之意微矣下泉後有豳風如易復卦一般卷阿後有民勞如易姤卦一般詩可以觀亦須如此看

民勞

詳味此詩蓋朝廷始昏亂之時其時文武周公之道典章法度粲然具在非不存也在朝之臣老成才德非不有也但王心暴虐棄舊章而不顧疎斥老成而不用而其所任以政者乃少年不更事之人是以民勞于下而政亂于上其時若召穆公凡伯之徒又皆世臣與國同休戚者言不行諫不聽義又不可去故其熱中之情發而為懇惻切直之辭一語責之旋以二語勸之不厭繁復惟欲其有所警悟而改紀於其政所謂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類是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此章言人君所恃以為安之具非一而有本末輕重之倫焉固當常加修飭以防其弊也夫人君不能以獨立必得賢才衆庶親疎遠近維持夾輔然後可以安居若大人大邦大衆大宗宗子皆國之所有而人君所恃以為安而不可偏廢者猶都邑之有藩垣屏翰城而後可以安民居也然必已有其德然後得五者之助茍無其德則衆叛親離五者不得其用而孤危矣是則德者本也五者之具末也五者之中宗子

為重四者為輕猶藩垣屏翰皆統於城之内也四者之中懷德又為重而三者為輕也故价人維藩首言之而宗子維城特詳於懷德之後詩人立言各有以也人君必先得大德之人以為輔然後己德克修施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篤近而舉遠居重以馭輕宗族輯睦侯邦率從自能得多助之效而君國皆賴以安矣茍或左右匪人而已德不修則宗族棄之而親離侯邦不服而衆叛為君孤立於中而危

亡可立而待何可以不畏乎五者之具各適其一器之用而懐德獨謂維寧者德之效廣不可以一器名也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此之謂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此章言為民上者固當謹天變而不敢慢尤當畏天監而不敢忽蓋天日變於上而震怒者此其迹之著而可見者也是宜加謹而不敢慢矣至於天之聰明

監視於人者乃其理之微妙不測而無形聲之可見聞者也於其不可測者知其理之無所不在而不敢忽焉則無時而不謹矣此詩自首章至六章反覆戒譬至矣盡矣末二章乃告以

經邦之要事天之誠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為此詩者其亦衛武公之流與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此衛武公自言其修省之辭既明夫表裏符驗之不

可誣復析言人品賢否而思自勵也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觀其著於外者慎密而無失則其中誠實而端正可知且人品高下有賢愚不同賢哲之人能敬其威儀理之常也今之稱哲人者乃反效愚人而不知敬其威儀是無羞惡之心也苟能推羞惡之心必思勉為哲人而不肯甘為愚人矣此則武公自勵之辭也

質爾人民一章

抑詩大抵皆言修身之事一章言抑抑威儀二章言敬慎威儀五章言敬爾威儀八章言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五章言謹言已詳七章專言謹言之得失則謹言謹行為修身之要可知矣

荏染柔木一章

此章言人君自修之道託物而喻謙抑賢否也然人未有不謙柔受言而能進其德者譬之於物荏染柔忍之木方可綸絲為弓而成器若剛脆之木則不能成矣惟人之修身亦然謙卑巽順納諫受言則過而能改善言日聞而可以為進德之基茍或

剛愎自用則善言不聞過不能改而終無以入德矣是以賢哲之人告以善言則虛已聽受而順以行之昏愚之人則不以為信拒而不受人之賢愚其懸絶也若此為君子者固必勉效哲人而勿為愚人也託物理而喻矯揉修治之功論人品而冀思齊自省之效武公其賢矣乎

此詩乃武公修身之事於柔之一字不一言而足一則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二則曰輯柔爾顏三則以柔木與恭人是知謙已受言乃修已之要而悻悻自好實學者之大病也後章曰民之靡盈即溫恭虛己之謂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正所謂覆謂我僭者亦終為愚人而已矣

孟子曰訑訑之聲音距人於千里之外其亦異乎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者矣

亹亹申伯一章

此章言諸侯有常職欲繼世而為法於人大封有常典欲傳世而垂法於後也王者封建諸侯已親命之以繼述之意復命大臣行舊典而授以永久之規不惟使諸侯以祖宗之心為無愧於既往又欲諸侯以天子之心而傳之無窮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一章

此章言仲山甫之賢惟德性之禀有盡美故其所著所存者無不善惟知行之學有兼至故推而事君從政亦無不宜也不有資質之美固無以為進德之基不有學問之功亦何以致用而措之事業哉○德性之美純乎天故體之所具無不善知行之學盡諸己則用之所施無不宜蓋稱大臣之賢既有美質而加學問之功宜其得君以行其道也

此章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乃天所付與於人本然之善者也在大學則為至善在中庸則為中此章言柔嘉維則正承上章有則而言惟聖

人為能踐形則自然不過於則仲山甫柔嘉維則無過不及之差亦可謂大賢矣非資稟能全其天命之本然未易及此令儀令色容貌之著於外者善也小心翼翼誠敬之存於中者有常也古訓是式多識前言往行以致其知威儀是力職分之所當為者勉而行也天子是若推以事君明命使賦施於從政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一章

此章論大臣之職無所不總而有内外詳略之差蓋以輔君為重也夫仲山甫之出使為城齊而行吉甫舉其職於賦政于外特一言之至於式百辟保王躬為王喉舌屢言而不一言焉可以見大臣之職以朝

夕匪弼為本而出使於外特一時之用耳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一章

此章言大臣出使而能察政治之得失者由其不罔己而勤於事君也葢明德以正己者治人之本也茍己德之未明則是非之或昧在我之所行尚無以知至理之所在而得君之心况望其出外而能辯侯邦之善惡乎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一章第五章

賢臣之能用其中甚有異於常情也然中道最難執守而常人之情未有不倚於一偏者惟賢者能全其物則之理而本然之權度精切不差是以能持守中道而不陷於一偏也此詩首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乃一篇之綱領下章所稱仲山甫之德皆言其能全物則之理二章言柔嘉維則正承上章而言四章言明若否明哲保身五章言不茹柔不吐剛六章言能舉其德皆言能全其本然物則之謂常人拘於氣質不失之太剛則失之太柔茹柔者剛之過吐剛者柔之過仲山甫則不茹柔故不侮鰥寡柔而得其中也不吐剛故不畏彊禦剛而得其中也所謂柔嘉維則是也柔不過其則則剛亦不過其則矣書所謂强弗友剛克燮友

柔克者即不吐剛不茹柔之義洪範言二五事章貌言視聽思各有本然之則而三德之用復詳於後此詩首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而後言柔嘉維則不吐剛不茹柔其義一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一章

使臣飭其儀而心若不勝任使臣修其儀而才必能終任若不勝任者其心常不自寧而必能終任者其事信可誇矣蓋賢臣奉命而出使必其才足以當大事始命之也蓋賢臣之心未嘗恃此以自安也仲山甫出郭門飲餞之禮四牡則業業然而不敢緩征夫

則捷捷然而不敢遲所以汲汲然整飭其儀者何哉葢由仲山甫之心致王命而慎重其事心之所常懷若有所不及故耳雖然以仲山甫之賢足以當斯任無疑矣於是觀其四牡則彭彭然而壯盛聽其八鸞則鏘鏘然而和鳴所以修其儀若此其盛者果何為哉蓋王命仲山甫將往築城於東方也若是則仲山甫之賢信足以當任王命非謬舉使臣不徒行禮儀盛備非徒設必能成功復命而足以榮耀於一時矣

業業之四牡非有異於彭彭之四牡也鏘鏘之八鸞又即征夫之所乘也在仲山甫之心而觀之則黽勉而無敢慢在時人祖餞而觀之則誇耀而可榮四牡一物耳征夫八鸞一人耳惟心之所思各異而形諸容頓殊非仲山甫之賢固不及此非吉甫之賢又安能深知其理而發為咏歌若是哉業業亦有恐懼戒慎之意與捷捷之義方相屬業業捷捷乃飭戒其徒不敢稽緩之意若彭彭鏘鏘便自有張大雍容氣象不同矣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一章

此詩乃韓侯繼世為君初入覲于王而王始錫命之為諸侯也此首章言地利出於前聖之功既加錫命而使之盡繼述之道侯爵出於時王之制又加申戒而使之勤方伯之職蓋王者分封班爵正欲其世守封疆以藩屏王室故不惟使嗣君以祖宗之心為心纘承舊緒而無愧於往昔尤欲諸侯以天子之心為心勤修乃職而無負於君也此章當作三句一韻讀意亦隨之言大哉梁山為韓國之鎮其下井里溝洫秩然有倫甚明如許皆由禹治水之功也禹之疏治此者將何為哉蓋以開

萬世生民之利也今韓侯受封於此蒙其澤而享其利知禹治水之艱難則當愛寳此山常使壄治無荒可也此第一截次言諸侯世子居喪稱子不敢稱君三年喪畢以士禮入見天子天子錫命而歸始稱諸侯故王親命之但汝祖考所舊服行之事當盡其繼述之道可也能繼祖考之事則亦能修禹之功矣此第二截又言繼世為諸侯者必得王之錫命然後為君此時王之制甚重典也固不可少有怠心而荒棄朕命必夙興夜寐無有懈惰敬恭所居之職庶不廢朕命也此第三截末又申戒之言朕命甚嚴不可更易汝不惟修國中之事遠方有不庭之臣更宜餘正之使来庭然後能盡方伯之職然後能藩屏王家則朕命永不易矣意謂尚或不能盡其職則朕命亦有時而改易也此含規戒意此第四截無廢朕命下二句所以終上一句之意朕命不易下二句所以終上一句之意解字與位字據本韻已可叶易字與辟字

叶分晓易字若作難易之易誤作更易之易叶文意更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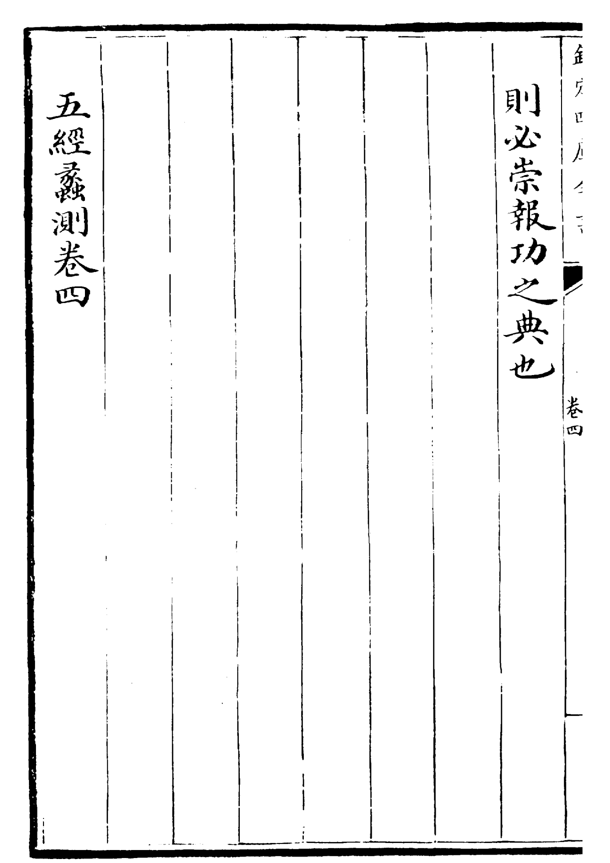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至赤豹黄羆

此詩言侯國既有前人之成緒則繼世當益修其職貢也此詩首章與卒章之意相表裏二章專言韓侯入覲天子命之繼世為諸侯而錫以車馬章服之盛也三章專言韓侯歸國而王朝有送餞稠疊之儀也四章專言娶韓姞而姞之生出於貴族而來嫁多儀也五章言韓姞嬪於韓而韓土有富盛之可樂也首章之意言奕奕梁山有倬其道皆禹平治之功今韓有其地當思禹之功常使其地墾治可也昔韓受封乃同姓之國實為王室藩屏今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則當思不墜祖宗之業可也繼世為君出於今王之命又當夙夜不怠勤於其職有不庭

之方則幹正之以輔助王室可也不然則怠厥職廢王命隳前人之業王命有時而改矣末章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汝思召公昔日之勞當益修其城池可也此即首章禹甸梁山之意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故王錫以追貊使奄有北方之國而為之長汝思祖宗受命於先王之時當益修方伯之職治其賦稅而貢其方物也此即首章纉戎祖考幹不庭方之意中四章極言可樂之事以歆動其心首尾二章皆有告戒意謂王朝錫餞之盛儀韓侯娶婦之富庶誠為可樂必如首章卒章之言修其職業無愧於祖宗王室然後可以保其所樂不然則廢其職雖有其樂亦不能永保之矣此則詩人之意古人立言慎密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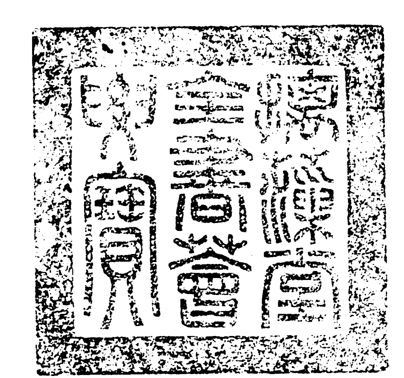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二章

此章言王者命大臣以經營遠方欲其盡繼述之道



則必崇報功之典也

五經蠡測卷四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貢生臣孟啟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五經蠡測卷五 六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二百六十六 經部

五經蠡測卷五

明 蔣悌生 撰

毛詩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即其地而覩助祭德容之盛則先王德澤之在人心

而不可忘者可知也蓋宗廟所以萃人心之地也文王不可得而見矣而德澤之在人心者固有在也今也即清廟之地而觀之則見其助祭之諸侯既盡其和敬之容而執事之臣又皆能執行文王之德對越在天之神既能盡其純一之誠奔走在廟之主又能各執其事而無失苟非文王之德入於人心者沒世而不忘愈久而益著何以能使人承奉不怠若是哉噫觀人心所萃之地其可以貽聖德之所在與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曽孫篤之

天道深遠而無窮聖德純一而不雜所以稱賛文王者無他辭但曰文王即天也後王對越之頃所以冀望怙冒之意顯如在上而期於無窮也

烈文辟公錫兹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繼序其皇之

王者於助祭之諸侯既加歸徳而思其在巳者保守

於不窮復加戒飭而欲其在彼者亦光顯於後世夫王者之建侯何莫非藩屏王室欲其與國咸休歷世無窮者而國家盛大之福亦莫非祖宗積功累仁之所致今乃歸德於諸侯而以錫福為烈文辟公之功蓋前人創業之艱難故我今日得以告成功於神明而來助祭之諸侯苟非兄弟甥舅之國則常左右先王以共承王業勲勞著於王家者也而又可忘乎所謂錫祉福念戎功者蓋非虛譽也今我既蒙其功而

使我之子孫世世保守而勿失矣我其可不使辟公之子孫亦世世保守而益大其業乎必也克儉于家謹爾侯度無厲民以自奉宜節用而愛人夫然後為天子所尊崇而繼序益大其業也始也歸美於諸侯而思我之子孫保守於不窮終也致戒於諸侯而欲諸侯之子孫亦保守於永久成周之天子諸侯交相親愛之情至矣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此詩言王者能日新舊章積久而成一代之典實國家之大慶也夫聖人作為法制以遺後人正欲後人守而勿失以為後世法也後王誠能舉先王之舊章既清明之又緝熙而光明之使自始祀至今愈久而益彰定為一代之典籍真可以成功告於神明矣國家禎祥孰大於此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地利出於天而成於累聖之功後王當保守而勿失也夫王者創業而至於守成其積累之難夫豈一朝一夕之可致哉岐山之高大山河險固土地腴饒乃鴻荒以前出於天之所造也天能作之而不能治之太王能治之而不能久安之及至文王承太王王季之緒政治日隆歸附日衆然後昔日險僻之岐山今為平易之道路為子孫者覽天造之肇設念積累之艱難雖有賢聖之君亦不能以一世而成必也聖祖

神宗相繼而出然後成今日之丕緒則思所以保之者宜無不盡其心焉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天有定命而累聖開於前後王當盡繼述之心而安天下也夫前王創業之難與後王守成之難皆甚重也自後王而觀之則前創業之難既已往矣而守成之難正後王所當盡心也是以不敢寧居夙興夜寐

求所以積累於下以承藉於上當弘深而靜密弘深則為廣大深遠之計而非狹隘近小之謀靜密則有沉潛周緻之慮而無更變罅隙之失非弘深則不能承載在上之重而易傾非靜密則無以安帖前定之規而易揺使文武之道繼續光明常久而不息盡其繼述之心不敢少怠故能安靖天下而保文武所受之成命也惟其不敢康是以盡心於宥密之務惟能盡其心故能安天下而告成功葢盡心者不敢康之

本而肆靖者基命之效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者祀祖配帝之禮極情文以格夫神者其分殊致誠敬以保其眷者其理一故備儀以格天之辭不敢必而法祖格神之辭若可必天尊而文王親其分殊故也至於夙夜畏天以保天與文王眷顧之意則天

與文王無間也夫天人之分逈殊而赫赫在上之威不可以輕褻故奉持其牛羊以進享雖或盡其純角肥充之牲而冀上帝之居歆誠未敢自謂必然也至于祖宗一氣而分血脉流貫對越之頃事死如事生況我又能法祖以安四方以此情而致祭告之誠則洋洋在上綏我思成若有以見其必然矣尊莫如天畏天所以畏文王也親莫如文王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天與文王一也

傳引陳氏說以郊祀后稷以配天為尊尊以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

上帝為親親然此章二節本文已自有尊尊親親之義二說宜並用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盡繼述之道而能感格者其心無所不足存敬畏之誠而思保守者其心不敢自足大抵古之賢王未嘗以政治之既安者為足恃而每以命之不忱者為難保是以安逸放肆之情未嘗少縱於治定功成之日而戒謹恐懼之意常存於四海無虞之時成王能法

祖安民而文王來享錫之以福已可必矣於斯時也宜若可以少安而自逸而成王之心不敢以是為足恃也敬謹之心無所不至夙興夜寐常存戒謹畏天之威赫赫若臨求所以保天與文王降監之意固未嘗少息也夫人心莫善於不自恃莫不善於有所恃葢有所恃則驕驕則怠心生怠心生則肆情縱欲無所不至治日退而亂日進矣不自恃則知懼懼則善心生善心生則思患預防無所不至可以持盈守成愈久而不失矣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

于時夏允王保之

革命之君廵狩天下敷一代黜陟之典而示以偃武修文之意則信乎其能保天命矣葢賞罰者人主之大柄而文教者尤武功之後所宜崇也今武王於革命之初廵狩天下既以慶讓黜陟之典以序四方來覲之諸侯且告之以櫜弓戢戈以示兵不復用將求美德布于中國以益修其文治則經綸天下之大經大法備矣信乎武王之能保天命也○夫當武功戡

定之初天下之人去昏而就明革故而鼎新方將精白一心延頸洗耳以聽新主之號令以迓隆平之化而王者亦思洗滌磨刮革釐舊俗損益斟酌禮樂刑政以與天下更始於斯時也苟非明一代之典布維新之令使慶賞刑威咸適其宜文武咸備不踰其則亦何以新天下之耳目聳四方之觀悳使之心悦誠服朝覲而述職者哉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推天眷之隆而主人神者其克君為可信明一代之典而敷文教者其保天命尤足信也葢為君者人神之主而賞罰文德又王政之大剛也上天之眷顧固於人神之依歸而驗之而所以得天心而保天命者又豈有出於刑賞文德之外者哉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

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禄來反

聖功大而繼世有明德故能享王業而益著其明聲樂和而神錫以多福尤當加敬畏而益厚其禄蓋繼世而有天下者莫大於能明其德而保其禄於無窮者尤在乎能存敬畏之心也詳此詩所謂奄有四方一句在文武時已然以之頌成王康王恐未是告成功盛大處所謂不顯成康疑只是稱武王能成安天下之功也○蘇氏已有此說更詳之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此詩言聖人之德足以配天者在夫養民極其至而教民尤盡其道也朱傳於章首下疑脫一句云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王者之命農官既戒其正長而舉農務之綱復申命

其副而析農功之目也甚矣周家之重農也嗟歎以發其慎重之辭歎美以致其勸勉之意其亦以是為天下之大本也歟葢農政有常典居其職者當受成於公家以振其綱農功非一端為其副者當率人於田畝以治其事惟其事之在人者苟勤慎而無失則利之在天者將有不期而自至者矣○舉其綱者約一言而可足詳其目者非屢言而莫悉也天時則不可失地利有不可遺在已之職分不可以不專農具

之所需必得其利器用又當勤修人事以上荅天休問辯之反復欲其理明於心聲嗟而屢歎欲其聽之審而無忽也

噫嘻

王者戒農官以田事欲其地不遺利而民不遺力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此言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不惟貌之美而心即其安

宜夫令聞之不巳也此可見古之君臣皆公天下以為心者也葢先代之後作賓王家自常情之迹而觀乃易生嫌疑者也茍徒修飭於外貌而心猶有所未安則嫌疑之易萌而不能久處於其位况望其令譽之能永乎今觀其容之潔白有天然之美而其氣之和又即其人心之安葢我以公天下為心而革其命彼之心固無惡彼亦以公天下為心而臣服助祭我之心亦無所厭表裏之俱美彼此之相安是以能統

承先王修其禮物與國咸休歷世無窮而永終此譽也

豐年

此詩言田事畢而足食祀典備而得福皆古人務本之效也

此詩為秋冬報賽田事之樂然玩其辭意觀其氣象可以見先王所重民食教民務本田事既備民食既足由是報本追遠親賢樂利民德自然歸厚天下不勞而治可見矣

有瞽

此詩言樂官設而得其地其器之大小者無不全樂

音和而格夫神其心之難平者無不悅

潛

此詩言先王報本追遠之心無時而忘固不以時物之微者而廢其禮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此詩言助祭來而德容無間於君臣則其禮儀之盛固可以感格而安其所思聖德備而惠澤兼被夫上下則福禄之及斯可以遂志而徧其所親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此詩言諸侯朝覲而稟王法既備其車服之美助祭而獻先王斯可盡繼述之心蓋後人之祀其先王正以其能守成法而諸侯之述職者皆不敢踰於法制

之外也今其來覲者皆曰我將見於王而稟受法度也觀其龍旂則陽陽然而光耀聽其和鈴則央央然而和鳴而鞗革之垂又有鶬而相應豈惟其車服之美若是哉葢由其能稟法度故人見其儀文之美自有光輝耳故我率之以見于武王之廟奉璋祼獻可以孝享而無愧於先王也載見而諸侯事君之禮備矣率見而孝子事親之心至矣

有客

此詩言先代之後能修舊禮而從臣亦各慎其儀宜夫天子愛之而無已也大言與振鷺同意有瞽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那頌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虞書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古人以此事為盛典

武

此詩本象武王之武功故稱聖功之大必推本而言聖人以文德啓於前而嗣王以武功定於後也

閔予小子

此詩言成王遭憂而心有不勝故歷叙前聖而思繼

承之道也

訪落

此詩言成王始涖政而憂負荷之重故反復致其艱難之辭思繼先王之法以求治安也大率與閔予同意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熈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此詩言成王述敬天之戒必反諸已而思進德以求

輔臣之助也夫天之聰明而可畏未嘗不徵諸人而驗之人君茍能持不敢自足之心而求輔助之益則敬天之實亦不外是矣大抵敬天之道不惟知其所可畏尤當知其不敢忽其迹之甚明而可畏者人之所共知而其理之微妙而不可測者人之所易忽者也知其無物不體而不敢忽焉則動静云為無不致其敬畏之心矣凡詩中言畏天者非一大明曰赫赫在上我將曰畏天之威板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抑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凡若此類非大聖賢之

知天不能為此言成王既述敬天之戒於前復自為謙退之辭願加不息之功使學進於光明之地益成王悔悟之後深脤周公之訓雖曰困知勉行而學亦漸進於精密矣

小毖

此詩言成王遇禍變而知懼故致其思患豫防之意焉夫天下之患未始不因微而至著不懲於始則鮮能善其終能謹於微則終無患矣

載芟

此詩鋪陳農事極有次序載芟載柞至徂隰徂畛言其初至田畔除去草木侯主侯伯至俶載南畝言其人心齊器用利故田畝墾治播厥百穀至萬億及秭言耕耘及時得所是以有收成之利為酒為醴

至胡考之寧言惟其攸成之多是以祭祀燕享之禮無不足末三句又總言稼穡豐穰古今內外如一而無間也自始至終其序有條而不紊千耦其耘一句乃在敘載南畝之前恐耘字只是去草皆可訓為耘非必為去苗閒草也若以為去苗閒草則始耕之時未嘗播種何從有苗緜緜其麃句居厭厭其苗之下語相聯事類相屬正是耘草前耘字只是去田畔之草乃芟柞之緒餘也今人治田於阡陌之界耒耜所不得施或以鉏或以手治而去之於事理可通恐集傳苗字即田字之誤

良耜

義與載芟同鋪敘農事亦有次序

絲衣

此詩言與祭之人服美而執事周禮肅而得福備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此詩言聖人待時而興武功故其建非常之業而後人所當法也夫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亦惟當可為而不為必不得已而後為之所以應天順人而莫大之業亦非人所易及也○當武王之初有衆盛於鑠之師足以代商而有天下矣而武王方且隱耀韜光與時偕晦及夫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則天命人心

有甚著而不可違者是以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今後王蒙其寵而受此非常之大業則所以繼承之道豈可以他求哉亦惟法武王之所行而已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此詩言聖人安民之功大而嘉應之出於天者非止於一時聖人用賢之效廣而明德之著於天者斯未夫一代益天眷之厚於聖人與聖人所以答天心者

亦不過能用天下之賢才以安天下之民而已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此詩言王者之封建諸侯既述前聖之功而繼世欲廣其安民之心復舉一代之典而使受封者亦致其正始之心蓋分封以安天下不惟後聖以前聖之心為心而又欲諸侯以國家之心為心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隨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

時之對時周之命

此詩言王者巡守而周四嶽蓋以荅天下仰望之心而布維新之化也集傳亦疑脫一句云此巡守而柴望祭告之樂歌

魯頌

魯頌凡四篇雖名為頌而體製實與國風無異泮水閟宮二詩多是祝頌稱願之辭非實盡有其事若周頌所言多是聖德大功語簡約典重初讀若冷淡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故章章句句儘可敷衍尋繹有無窮義理若魯頌所言既未是盛德大功而語又過於富贍礽讀若可喜及再玩之後氣味索然矣讀二頌當如此分别

商頌

猗與那與寘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凡二十二句

樂之作自黃帝時已有之夔之樂神人以和祭祀有樂虞夏時皆然但頌之名始於商耳商人尚聲尚鬼尚質今觀那詩大抵言聲樂之盛詩本一章朱子集傳分為五節今詳首一節四句朱子直以韻分詳詩本意當分六句一節第二節亦六句此二節言樂之始作而衆音統於一既有以致其如在之誠樂之並奏而衆音協於一又有以昭其君德之美衆樂之中鼓為大首節言奏鼓舉其大以包其小也二節言依我磬聲八音惟石最難諧舉其難以見其易也綏我思成繫於首節之下以明一念孝思有其誠則有其神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繫於二節之下以明聲容之實聞其樂而知其德也二節又承上文言樂作而

可以格夫祖則神無不和矣堂下之樂皆依於堂上之玉磬則音無不和矣至於人心之難和者先代之後今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雖嘉賓亦莫不和平而懽悅則人無不和自始至此皆言聲樂之和故第四節言今日作為宗廟之禮如此者非今日之所專也葢自上古先民之時已然恭敬之道相傳已遠故我今日亦不敢廢怠也溫恭敬之發於容者也有恪敬之見於行事也噫金聲玉振而始終條理之不紊聞樂知德而古今一敬之流通真可謂猗與盛哉故末句總結其意庶幾其顧我烝甞乎是乃湯孫之所進也爾汝其辭如事生覲省相語此質實之至也

又案風雅凡二百七十一篇無有一章者周頌凡三十一篇其每篇無有二章者意者宗廟之樂對越之頃升歌合樂主祭之人齊其思慮之不齊以交於神明凡事皆貴誠一故其樂章亦致其純一不貳之誠

而不敢有斷章問歌之義亦猶臣子敷奏於天子之前必精白一心自始至終詳陳備述須意盡而後止非若與他人言可以更端而問答也然則詩之為樂惟須用於宗廟故與其風雅或用於朝廷邦國房中鄉人者其體製音節宜有不同商頌存者五篇那烈祖玄鳥皆一章恐其義同長發殷武二篇又各分章又不可曉豈商之初定為一章其後體製復變三代禮樂至周始備周公定禮樂頌始定為一章而不可改也與魯頌四篇皆無有一章者觀其體製與風雅無異想其一時音節亦必與周頌不同但今不可考耳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時體製音節具存今音節不可復考即其體製猶可以想見其

音節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

我思成至湯孫之將

此詩傳亦分為四節也第一節言湯之功大其福宜久故子孫蒙其澤得以今日修其祭祀也二節遂言祭祀之事言神之來格而錫以福不徒在乎物味之兼美而尤在乎人心之齋敬也四節又言諸侯助祭有車服之盛故率之以獻於先王之廟皆由我受命廣大致然也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錫以休徵之應繼續而不棄則神格而得福宜矣以假以享諸侯之述職也來假來享孝子之事親也末又總結如前篇所云二詩辭意大抵相類而那為盛故正考校商名頌以那為首亦不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至百禄是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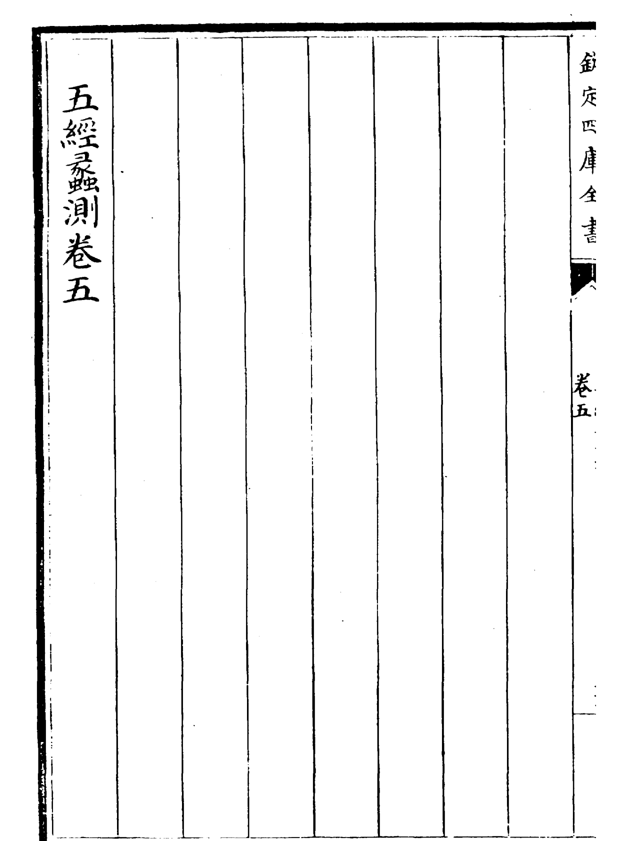
此詩傳亦分為五節以叶韻首章言契之生興於人故傳至湯而有天下皆天所命猶生民述姜嫄生后稷之意也二節三節言成湯之後三宗迭興君德治道足以受天命安而不危至於武丁孫子猶能執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其威靈氣焰足以震懼天下之人故四方諸侯各以其職來祭無敢踰於法制之外者夫商有天下六百餘年至武丁孫子猶能若此則五百年之間商之威令可謂盛矣不若東周以後衰微王令不行也書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罔不明德慎罰驗之詩而益信孟子賛商之德云天下歸殷久矣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武王革商之後以文武周公積累之仁殷民懷其舊章屢臣屢叛商之德其盛矣乎末二節言商后治天下之道出治之序則篤近而舉遠聲教之歸則由遠而即近也

長發 首章二章言契之生既興於常故其五典之敷遠近大小莫不順從其教傳至相土益大其業與玄

鳥首章意同猶周述后稷公劉之義三章言湯之生與天之歷数際會而湯之所存實與天同其德故始終言帝命以明天與成湯而已四章言成湯居中而有以繫夫人心由其能建中而有以繫夫天心夫聖王之得夫天者必於得夫人者而驗之而所以得夫天人者亦由其能用中道以為政於天下也成湯之王天下五等邦君或小或大執王而朝覲者如旒之綴於冕弁有所繫屬而不離此其繫夫人心者然也然何以能致是哉觀其發於政也既不競而失之急亦不絿而失之緩既不剛而太強亦不柔而太弱皆以中道而無過不及之差是以施於庶政綽乎寬裕而天眷之隆百禄皆來集也噫中天下而立而四海歸向之攸同用其中於民而天命眷顧之益厚成湯王天下之道至矣孟子曰湯執中仲虺作誥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又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此之謂也五章大旨與四章同但表出一勇字益賛湯之德

不可不以勇稱聖人之勇所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故無震動戁竦四者之失六章言湯征伐之序七章言湯得伊尹而有天下皆天所命非人所能○書稱湯德亦曰天乃錫王勇智

殷武 首章總序其伐楚而平治之大綱二章言高宗伐楚舉舊典以責之乃王者問罪之師也三章承上文言王者有問罪之師則諸侯有述職之典以終二章之意諸侯之職非一端獨言稼穡者以養民為重也四章言天人之理合一賞罰乃人君之大柄賞罰既皆當理則人心服而天亦錫以福矣五章言王室乃侯邦之表京師整齊則威靈氣焰赫然動人四方莫不服從此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亦以終四章之意也六章傳曰其意未詳



五經蠡測卷五

五經蠡測卷六

明　蔣悌生　撰

春秋

孟子曰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公羊子曰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有罪焉爾

孔子歷聘諸侯轍環天下本欲行道濟時及其老而

時君終不能用也於是退而修詩書禮樂繫易作春秋以垂教萬世惟作春秋最居後非後春秋也葢深有所不得已也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遏人欲存天理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綱紀法度粲然備具如有用我舉而措之亦猶是耳雖然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固有非得已者而魯乃夫子父母之國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况於父母

之國乎春秋魯史莫非一時君相之所為加筆削於其間以示褒貶之意葢立百王之大法為萬世慮至深遠不得不然爾聖人謙退之心恭慎之至宜其於此夔夔然慄慄然以為未免得罪於父母之邦常若有未安者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又曰其義則丘有罪惟其心有不得已故惓惓出斯言也凡書法内外之辭不同例外君生書爵内稱公外君死書卒内稱薨弑則薨不地殺大夫則書刺書敗曰戰書取曰

入出奔曰孫凡若此類所以為尊親者諱也至於惡有不可揜者則亦不没其實以示來世然筆削之間多微辭而不為顯辭茍非游夏之徒親受其義則後之學者又惡知聖人微意之所在哉

春秋傳説同異

自漢以來傳春秋者專門之學無慮數十百家汪洋渙汗使後學無所適從今觀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門人去聖人未遠一再傳耳二傳之説尚有同異況

漢儒以後講經者乎竊意春秋筆削之旨多微辭或直書其事因魯史之舊文而不加筆削者故有一句而兼數義者鄭伯克段于鄢之類是也有數句而共一義者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王姬歸于齊齊王姬卒之類是也一時門人苟非升堂入室之徒恐夫子亦未嘗昌言輕以告之也非有隱也葢記載之事莫非一時君相之所為其是非美惡實難指以示人也故春秋之作所以為萬世慮非為當時計也

門人傳授明辯之時或有聞其一二義者又或聞其兼數義者所以一再傳之後未免有同異也記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噫屬辭比事又豈足以盡春秋之教乎夫子自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固未嘗明言所以知我罪我之由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亦未嘗指言竊取之義何謂至孟子乃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義始明孟子之學出於曾思曾思親聞筆削之

旨可見而春秋大義亦萃在此一語能通此義則二百四十二年筆削之旨思過半矣近世明經取士專用胡氏及三傳程子朱子亦以為然葢取其議論正大若曰一一合乎筆削之初意則未敢必其然也大抵春秋之作不過欲正人心存天理明人倫正名分尊王賤伯内中國外夷狄雖聖人復生亦將有取於胡氏之言又何必一一盡合於筆削之初意乎

滕子來朝

舊說以為時王所黜胡氏不取以為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可以不作謂春秋討亂賊尤嚴於其黨桓弟弑兄臣弑君滕侯不能討反朝之故春秋貶其爵使同於夷狄是說固為正大愚嘗疑焉夫篡弑之賊魯桓也得以安享祿位傳諸後嗣不蒙貶罰滕侯以鄰疆小國以不應來朝之故乃受貶爵之罰是從賊之律反重於首惡又不惟加於其身遂使世世子孫以其先君一動之失不可復得其所受於先王舊封之

爵恐春秋權衡不應若是失其輕重若曰時王能黜諸侯行其成令春秋可無作則時王之令但能施於褊小之滕而不能施於強大之齊楚此正季世之君威令不振繩其小不能繩其大東周之所以不復興也又何疑乎恐當以舊說為是然則無貶乎諸侯有邦交之禮世相朝滕侯曾朝於隐魯未嘗報今桓篡位而又先朝之直書而惡自見矣此乃聖人見諸行事之大目豈敢輕議更冀通麟經者相與潛體聖人

之心孰討之莊五年郳黎來來朝後始稱小邾子亦時王命之也晉曲沃武公滅晉王始命為晉侯詩無衣有明証時王猶能錫侯爵又豈不能黜侯爵乎但不能於大國耳

子同生

胡傳謂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配嫡奪正之原此說極正大若然十二公多有此乃常事不書何獨於桓公書子同生意者聖人必有微意在焉詩云展我甥兮說者云此詩人之微辭也愚恐聖人特書此豈亦詩人之微意乎更詳之案魯十二公惟莊公為嫡夫人之長子其十一

公皆非嫡長諸侯一娶三勝生子魯史必具載今春秋惟小君得書餘皆削去生子惟子同生得書餘皆不載正所以防配嫡奪正之原舉此一條見他公嫡妾正孽不明嗣子不蚤定易世之時多致簒弑禍害不少此一條特一語耳而有數義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此一義也顯辭也他公不書此獨書見他公皆有配嫡奪正之禍又一義也不書世子者未誓於天子也子同生在六年而文姜淫行猶在數年之後此又一義也皆微辭也顯辭具在筆削之中微辭多含言外之意顯辭可揭示以教人微辭苟非得於言意之表者固難斥言以告之也春秋書法若此類者非少舉此以推其餘耳○又案成公母穆姜亦係嫡夫人之子成公生何以削而不書可見有微辭書法如此所以重國本甚姜行也但得其傳者益寡耳○昔初學春秋先讀左氏胡氏已疑其意後見穀梁傳已有是説但注釋又失之㢠陋耳

夫人孫于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婦人内夫家無外事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禮也出必告反必面子道也故公出必書所往反必書至夫人例不書至以無所往也今案文姜如齊及享會齊侯凡七如莒凡二皆不書至孫于齊是懼罪出奔未幾歸魯魯史舊文必具載比之平居無事之時享會相如不同春秋亦削而不書以示見絶無歸國之義也出奔恥也來歸喜也季子以大夫

不書出奔而書來歸文姜以小君書孫而不書來歸

聖人善善惡惡之情見矣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至自齊書至

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僖十一年

案僖公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去其姓氏以示非

禮譏貶之意左氏以為致哀姜公羊以為致齊媵穀

梁以為致成風皆非禮之正但此稱夫人姜氏前無

經見此始見于經書法與文姜哀姜正嫡同略無貶

辭恐公羊以致夫人為致齊媵為近是又案如鄭伯

克叚于鄢之類三傳及諸家說多大同小異若此類孔子没而三傳即有同異奚待至漢而後有專門百家之異議乎意者外事多明辭可斥言其義以教人故傳說多同内事多微辭未嘗誦言以告故三傳即有同異不待坑焚之後也

辛巳有事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仲遂殺嫡立庶親行弑逆惡莫大於是叔孫得臣副仲遂如齊不能捄正其弑立之謀尚以不日卒示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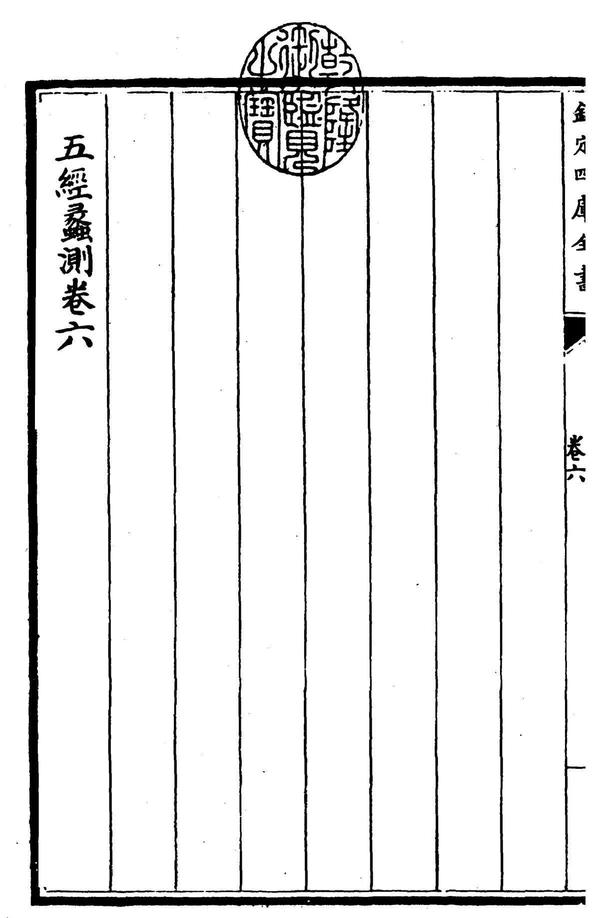
仲遂之卒略無貶辭反以猶繹譏失君臣之恩未詳其義

齊仲孫來

胡氏傳多祖穀梁說以其議論正大精密的有傳授也此一條穀梁以仲孫即慶父以其弒君如齊春秋惡之故加以齊絕之於魯其說甚巧然左氏紀載之書齊侯使仲孫來省魯難其來其歸有事實可考不誣此習於穀梁而未覩左氏所載故為臆說未免謬

妄借使如穀梁說春秋惡慶父亦只書慶父至自齊不應魯大夫冠以齊號故胡氏不取如慶父出奔已書如齊歸魯削而不書聖人已絶之於魯矣此仲孫為齊大夫無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來必有所事或盟或聘或朝或求歸若無所事則譏其私交如祭伯是也又如州寔介葛盧乃一國之君雖不書所事與來朝同若仲孫繫之齊為齊侯使之來不書省魯難若無故而來書法若此聖人之意若曰無故而來其

心不可測而窺覘之惡著矣



五經蠡測卷六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福清

謄録貢生臣孟敔疆